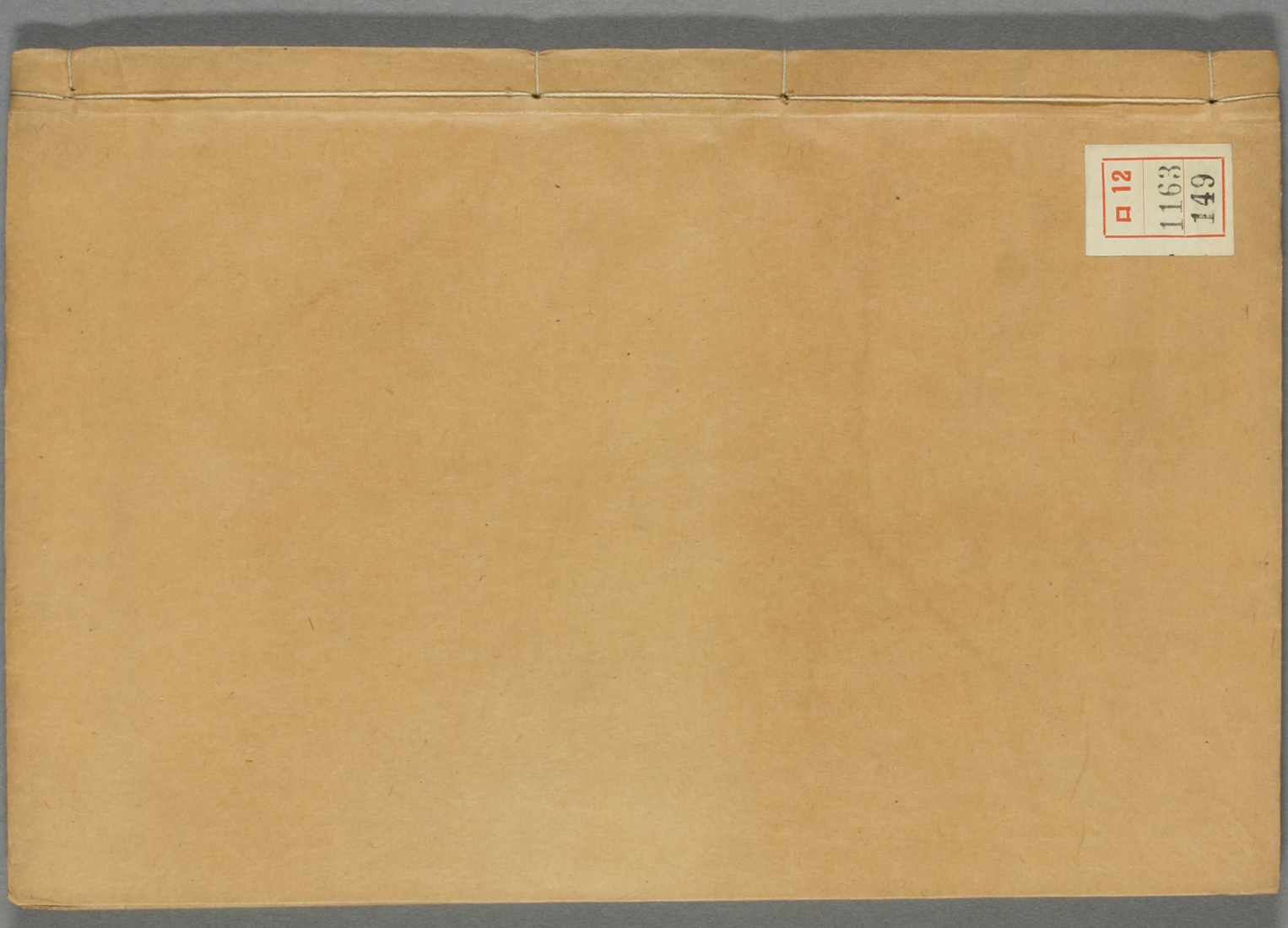
□ 12
1163
149

讀禮通考

百一七三

口 12
1163
149

越後三浦宗
春君遺贈此
書以為世光
姚記念維時
明治廿九年
六月三十日

12
1163
149

讀禮通考卷第一百一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撰

變禮一

乾學案黃勉齋變禮六篇一曰奔喪二曰聞喪三曰並有喪四曰道有喪五曰因吉而凶六曰因凶而吉聞喪奔喪本一事勉齋釐為二篇反以聞喪次於奔喪又取雜記諸文入於篇中未免割裂今仍用奔喪原文合為一篇重改作也因吉而凶則如他國遭喪時祭遭喪助祭遭喪嫁娶遭喪夫婦未昏服皆是也因凶而吉如喪中冠子嫁娶是也諸卷連載後世禮吉凶先後不能細分當參互考之

各臚成卷務盡古今之變後世有王侯初喪襲裘爵之禮皇妃受冊遭喪之禮喪

中受冊寶之禮亦皆因凶而吉之事次於後
以類從焉由禮之常者推之復有葬不以時
之變夫三月而葬常也渴葬不待三月緩葬
或至三年變矣有喪不相待之變祥禫有期
常也聞赴或分先後則兄弟不能同除變矣
又有金革奪情之變雖事出權宜而緣於不
得已故經傳載之或藉此圖榮則悖矣別入
之喪制變古中改葬有服見於儀禮而孔氏
疏公羊以為擾尸夫斂而殯啓而窆窆而封
常也封藏而復啓即變矣至於衰亂之世復
有父母垂離子孫以時行服者親柩被焚重
行喪禮者亡失父母喪柩者墓毀制服者滴
血驗骨者由是男女仳離昏姻乖錯復有後

母子服前母者有夫死受聘守志不嫁而夫
之親屬制服者皆前古所無禮以義起亦附
於變禮之末云

奔喪

詩小雅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箋不
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疏經言銜恤靡至言定親沒之時
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
之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親病將亡不得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傳蓼蓼長大貌○箋莪已蓼蓼然長大視之以為非莪故謂之
蒿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疏可哀之又可哀我父母
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得見其亡以為深恨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傳蔚牡蒿也○箋蔚之罄矣維罄之恥鮮民
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傳餅小而罄大罄盡也鮮寡也○箋餅小而罄罄大而盈恥者刺王不
使富分貧衆恤寡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恤憂靡無
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不可須臾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
如人無所至○疏生而得養其日已寡況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

如死之久矣所以然者無父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中心徨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有所至是其所以悲恨也○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爲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父

今生我母今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傳鞠養腹厚也○箋父兮生我本是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南山烈烈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然寒且疾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則發發然寒且疾也穀養也民皆得養育父母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乾學案生不得侍親之終人子之至痛奔喪之禮哭踊無數所以倍於常禮也勉齋編變禮以是爲首卓有所見予又以蓼莪之詩冠於端以見奔喪之痛切尤至蓋有所自云

禮記奔喪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服實逸此禮之正篇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此篇鄭云逸禮者對十七篇爲逸禮故二逸不同此篇兼天子諸侯以上爲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服也

方慤曰昔曾參不離親一宿顧豈有奔喪之禮然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於四方安能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注親父母也以哭答使名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注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書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爲位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注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疏此奉君命不可以己私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己也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注感此念親○疏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豪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亦今返親亡故哭盡哀戚感此念親也哭辟市朝注爲驚衆也望其國竟哭注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疏下云齊衰謂主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則知斬衰望其國竟而哭雖云斬衰亦然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注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疏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

不忍當阼階故升自西也喪已經日不笄纚故即括髮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纚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也注言素委貌謂士庶人若大夫則素弁也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注已殯者位在下○疏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雖降在堂下仍更升堂至既殯之後則長在阼階之下故云既殯位在下也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注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疏不於又哭乃絰者案士喪禮又哭之節既小斂著絰則合又哭乃絰緣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者謂威儀節度與在家同其帶絰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不見尸柩者以士喪禮既小斂帶絰散麻二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然也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注次倚廬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注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死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為數疏括髮袒在堂上成踊則在堂下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注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服喪服杖於序東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注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絰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為父母者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之下不升堂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恒在堂下也不至喪所無改服者奔喪來至喪所若不稱麻恐輕喪在路之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絰帶今齊衰來至喪所若不稱麻欲上已改服著麻故於此至家乃稱麻欲明奔喪不至喪所無道路改服之事也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注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注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為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疏若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為文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為文序非唯初至始此至又哭三哭皆然故於三哭之下明其待之無變明悉如初至三哭猶不以常禮次序以入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與賓客同故與主人拾踊○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注為母於輕於父也其他則同○疏此謂適子故經云拜賓送賓○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注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疏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卿

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闔門入也闔門東邊之門男子之免在東序婦人亦髽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男子則堂下也東階謂東面之階雜記云升自側階未殯之前婦人髽于室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當髽於東房今此始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耳○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成踊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注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為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注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逾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為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朔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疏此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是適子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三日成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為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為五哭此謂既葬已後而來歸故唯五哭○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注言括髮者謂

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為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疏鄭恐括髮是墓所括髮故謂入門哭時也○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注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免麻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告事畢注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括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行字也○疏此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下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絞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經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也經稱襲者容有齊衰故言襲

陸佃曰齊衰奔喪上言袒不言襲此言襲不言袒相備也相備而先言袒後言襲亦言之法於又哭三哭言袒不言襲此言襲不言袒上下比義從可知也亦於齊衰以袒為哀即父雖袒袒不足言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注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爵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拜賓反位成踊送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注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疏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喪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謂以君命有事其事未了不得奔喪乃爲位者以君命使故得爲位如朝夕哭位矣聞喪之日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絰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三日成服通數聞喪爲四日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於五哭訖亦可以止不云相者告事畢禮文略也注不於又哭乃絰今於聞喪之日即絰帶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可加絰帶也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賓之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畢亦告就次○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注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注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於墓踊注左婦人墓右○疏此一節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則之墓哭成踊者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

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疏此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此免麻者當謂至總麻也○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注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己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注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疏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五日而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爲五此三日數夕哭爲五哭者前文內數夕哭爲五哭也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總結從上以來四處五哭之文也○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注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齎也○疏以外喪恩輕哀情緩道路又遠容待齎持賵贈之物故成服乃去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注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疏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齊衰降服大功○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

所識於野張帷 注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疏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檀弓師吾哭諸寢與此異熊氏云檀弓殷禮此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與此不同亦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此師於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義亦通也○凡爲位不奠 注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張子曰爲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喪不剥奠也若在他所難爲久奠爲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又曰爲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君臣之名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注謂大夫士位而哭不敢拜賓 注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 諸臣在他國爲 使於列國 注族親昏姻在異國者○疏此謂與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爲臣身又無服故暫爲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凡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注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

爲位者壹袒 注謂於禮止可爲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注從主人而踊 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皆左西面○疏此一節論哭所識者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雖相識輕亦爲之成踊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注父爲主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也各主其喪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親同謂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有妻子喪則其父事父在父爲主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父主之也親同謂同三年期同父母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爲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爲主也親者主之謂親近自主之也○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注小功以下應除之後服雖不稅而初聞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也以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疏免袒成踊者小功以下應除之後服雖不稅而初聞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也以本是五服之親爲之變也於時拜賓亦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時尚其左手謂左手在尚從吉拜也

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注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爲位若姑姊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疏此經論哭無服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總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爲位哭之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總之絰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兄公於弟

婦人降而無服者唯嫂叔及

妻不服者甲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絶之也鄭注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族兄弟之等爲其族姑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姊妹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是男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鄭云然也女女之於男之於

方慤曰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吾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爲位也

陸佃曰言及欲著嫂叔雖無服猶弔而無服者麻謂若爲其再從兄弟服則其姊妹以出嫁降而無服吾猶弔服加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注士人祖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己禮乃禮尊者○疏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初來奔喪士人括髮和於堂上降堂而哭時大夫至因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己踊及襲絰帶之事待拜後始成踊襲絰帶也若士來弔則降堂先成己禮踊襲絰帶之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兩大夫相敵亦襲後乃拜之

喪服小記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祖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奔母之喪不括髮祖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祖注凡奔喪謂道遠已殯方來也爲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

距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祖者始至祖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疏奔父喪括髮於殯宮堂上不弁纚奔喪異於初死也祖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祖於堂上降踊與父同襲免于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著免

加絰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殯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人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注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所知之喪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疏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之墓

雜記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注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爲禮也其始麻散帶絰注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數注疏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使者於禮可也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兄弟之喪惻怛情重不暇問其餘事唯哭對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未服麻而奔喪者謂道路既近聞喪即來在小斂之前主人未成絰則小功以下與主人皆成就之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注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見喪者之鄉而哭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者盧云謂降服大功者也鄭無別解當同盧也適往也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遇孝子葬竟

已還不得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也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喪則君夫人歸注奔父母喪也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入自閨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注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閨門謂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疏女子出適為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夫人至入自旁側閨門不由正門升自旁側之階不升正階異於女賓也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也其他謂哭踊髽麻之屬如似奔喪之禮然嫌諸侯夫人位尊與卿大夫之妻禮異故明之也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注親冒內疏無親也

萬斯同曰禮經凡言為位謂生者之哭位非死者之神位也乃奔喪篇云凡為位者不奠鄭康成注以其精神不在乎是似乎指死者之神位矣故張子謂為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而司馬氏書儀直設椅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仍設哭位朱子家禮因之今之仕宦於四方者聞親喪而未即奔與非親喪而不得奔者無有不設神位者矣是其於禮也果有合焉否邪愚嘗綜古今而論之古之所謂為位原指哭位而非神位蓋以尸柩不在不得設虛座以致奠也後之所謂為位既有哭位而又有神位蓋以子孫在是不容無所憑以致哀也今之聞喪而設神位雖非周代之禮未始非溫公文公之禮也蓋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而況書儀家禮固已先有其禮哉且古之弔賓皆弔生者而不拜死者故可以無神位後世之弔無有不拜死者其禮固與古異矣在家既打尸柩則客他鄉而設神位以受人之弔亦勢之不容已也至於古者為位不奠以其非神位故不設奠今既設神位矣烏容以不奠哉書儀則但設神位而不奠又云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朝夕奠為此禮者施於諸父昆弟之期喪可也若父母之喪既已設位而不設奠恐非人情之所安則喪側有他于致奠者此中復為之設奠亦何害於禮乎蓋古禮久不行於世而書儀家禮則固世俗之所遵行也愚故折衷之以質於知禮者焉

漢書武五子傳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昌邑王賀典喪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龔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吾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

奔大喪

通典周制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

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節文孝子之恩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後漢許愼異義云案左氏之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故遣大夫也鄭玄駁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賵又王使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案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

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辭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也大鴻臚眭音雖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案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玄案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

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魏時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始見墳斂髮袒絰言除斂髮袒絰耳記曰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朋友未踰年雖無服猶哭之豈有天子之喪未踰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禘祫之禮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又荅難云前說遂除謂除斂髮袒絰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髮也責以玄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祫也○晉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曰往者蕩陰之役羣寮奔散義兵既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宮又不歸罪至於晏駕之日山陵即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以上應受義責加貶絕注列黃紙不得敘用至於先有他故去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隱遯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春秋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孫甯之變遽瑗出關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於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褒貶依王政而正準繩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制奔赴之期以爲分別遠近則典而不暢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以議今事達官名問特通者過期不到宜依準免法注列黃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州伯所用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不

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應赴之人而失令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伐之法應在犯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削黜○東晉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黃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敘於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見今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為限自此以內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黃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固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始奔當以何服素服敘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準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衎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為不盡矣今直以議者既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為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為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

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案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惟蕩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爲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肅媿徒興簡黙正足以彰至道之不義宜遵前代聞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奠奠至醊薄反之何期況以今日之奠而欲廢準式於頹俗求慈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乃重啓依王濛所上爲條例○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荅曾子當謂國内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案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大唐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案禮文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義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奔赴山陵

開元禮三品以上喪四品以下至庶人附聞喪○始聞喪舉哀者於

聞喪所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改著素服子妻妾女子子俱披髮周親以下婦人去首飾子於堂上東壁下西面以南爲上周親以下於北壁下南面以西爲上妻妾女子子於西壁下東面以南爲上周親以下婦人於北壁下南面以東爲上内外之際障以帷若婦人在別堂

舉哀則周親以下婦人在北壁下南面西上（周親以下舉哀哭位亦然）三日成服及廬堊室苫凷薦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以其精神不在於此）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諸子以下素服待於墓東西向婦人待於墓西東向俱北上奔喪者素服至於遂南北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再拜於家不哭

奔喪○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過州至境則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州境哭（此父母之喪）至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以厥明坐哭於殯東如初未成服者三日成服（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成服若小斂以後至者自依日數）凡奔喪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齊衰以下奔喪者升殯東西面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尊卑撫哭亦如之訖內外各還次三日成服有賓弔者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婦人奔喪入自閨門（側門曰閨）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子則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西房若西室妻妾女子子被髮（出嫁女改髮）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內外俱還次奔喪者乃還次周喪以下婦人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近隧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墓左西面主婦以下哭待於墓右東面皆北上（主人以下內外初至墓先拜而後哭於相

奔喪者哭盡哀再拜於隧東被髮復位坐哭盡哀再拜遂冠而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面憑靈哭主人以下升坐於堂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若經宿主人以下哭盡哀皆再拜降堂相者告就次主人以下各就次三日成服齊衰周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再拜遂冠而歸哭就次如上儀奔喪者若妻妾女子子皆被髮於隧西哭盡哀髽如常餘如男子齊衰周以下婦人奔喪哭於隧西餘如丈夫之禮

政和禮聞喪○諸聞喪舉哀者於聞喪所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改服素服子妻妾女子子俱披髮三日成服廬堊室苫土薦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諸子以下素服待於墓東西向婦人待於墓西東向俱北上歸者素服至於墓南北面哭盡哀再拜於家不哭○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他室無他室哭於門內之右

奔喪○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父母之喪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至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披髮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如未成服者三日成（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成服小斂以後自用日數）賓弔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不及殯則先之墓北面近墓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墓左西面主婦以下於墓右東面皆北上奔喪者哭盡哀再拜於墓東披髮復位哭盡哀贊者告禮畢奔喪者又再拜

遂冠而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向憑靈哭主人以下升哭如常盡哀再拜各還次三日成服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子憑哭披髮皆如男子之儀不及殯則披髮於墓西亦皆如男子之儀

庶人禮聞喪○諸聞喪舉哀者於聞喪所哭盡哀改著素服妻妾女子子皆披髮三日成服及廬堊室苫块薦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諸子以下待於墓東西向婦人待於墓西東向俱北上歸者素服至於墓南北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再拜於家不哭○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他室無他室哭於門內之右

奔喪○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至於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右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尊卑拜退於序東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次未成服者三日成服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成服若小斂以後至者自用日數賓弔者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已葬先之墓北面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墓左右奔喪者哭盡哀再拜於墓東披髮復位坐哭盡哀贊者告禮畢奔喪者又再拜遂冠而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面憑哭主人以下升哭於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各就次三日成服如儀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子則哭盡哀尊卑撫哭如常餘如男子於墓西坐哭盡哀披髮如常餘如男子

司馬氏書儀聞喪奔喪○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裂布爲四腳白布衫繩帶麻屨古者未成服者素委

皆容貌深衣恐非本所有且非倉卒所辦今從便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奔喪注雖有哀感猶辟害也雖或有親屬皆行不能日行百里道中亦不可滯留也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道中哀至則哭避市邑喧繁之處　奔喪曰哭避市朝注謂驚衆也今人奔喪及從柩行者遇城邑則哭是有人則爲之無人則不爲飾詐之道也　望其縣境哭望其城哭望其家哭入門升自西階至殯前再拜哭盡哀乃就位方去冠及上服被髮扱衽徒跣如始死之儀詣殯東西面坐哭盡哀　其未小斂而至者與在家同　乃就東方袒括髮又哭盡哀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既哭奔喪者復著布四脚布衫拜諸尊長及受諸卑幼拜皆哭盡哀明日朝夕哭猶袒括髮至家四日乃成服而朝哭有弔賓至則出見之可也若未得行須應過三日以上者則爲位不奠　奔喪曰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者位有鄰列之處如其家朝夕哭位矣又注無君事又無故而以己私未奔者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又曰凡爲位不奠注以其精神不在乎是今仕宦他方者始聞喪比至治裝辦家而歸鮮有不

過三日者安得不爲位而哭既無鄰列當置椅子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設哭位皆如在尸柩之旁而不設朝夕飲食之奠者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朝夕奠如在喪側道中亦設位朝奠而行既就館至夕設位而奠　被髮扱衽徒跣袒括髮齊衰以下袒免代哭皆如小斂之儀明日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袒免代哭皆如始死之儀聞喪後四日成服而朝哭皆如在家之儀道中及至家惟不去冠及上服被髮扱衽徒跣袒括髮其餘皆如未成服之儀入門至殯前北面再拜哭盡哀拜如上儀受諸卑幼拜皆哭盡哀弔賓至即出見之若奔喪者不及殯則先之墓望墓而哭至墓北面哭盡哀再拜在家丈夫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皆哭盡哀未成服者去布四脚及布衫袒括髮於墓東南即本位又哭盡哀復著布四脚衫拜尊長及受卑幼拜如上儀遂歸至家入門去布四脚及布衫袒括髮至靈座前北面哭盡哀餘如未葬之儀已成服者不袒括髮齊衰以下聞

喪則爲位而哭 古禮聞父母妻之黨及師友知識之喪哭皆有處今寢廟異制不能如古但聞尊長之喪則爲位於別室而哭之今人皆擇日舉哀凡悲哀之志在初聞其喪聞喪則當哭之何服擇日又舉哀挂服皆於僧舍蓋以五服年月敕不得於州縣公廨內舉哀若不在州縣公廨何必就僧舍不於本家蓋由今人多忌諱故也 若奔喪則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即行緩速惟所欲既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始至殯前北向哭盡哀再拜乃易所服之服即本位又哭盡哀乃見諸尊長及卑幼拜哭如主人儀若不奔喪則齊衰始聞喪三日中朝五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又爲位會哭大功以下始聞喪爲位會哭成服又爲位會哭自是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朔爲位會哭遂除服其聞喪至各哭固無常準齊衰以上自有喪以來親戚未常相見者既除服而相見不變服各哭盡哀乃見諸尊長及卑幼拜朱子家禮奔喪○始聞親喪哭 親謂父母也以哭答使者問故又哭盡哀 易服 裂布爲帽

脚 白布衫
繩帶麻屨

丘濬曰案裂布爲四脚家禮本書儀恐是當時有此製今世人不用忽然以行遠路恐駭俗觀擬用有子粗麻布爲衫戴白帽束以麻繩著麻鞾

遂行 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雖哀戚猶避害也

丘濬曰案日行百里今其大約也道路舍止不能皆然書儀云今人雖或與親屬偕行不能百里道中亦不可滯留也

道中哀至則哭 哭避城市喧雜之處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望其鄉哭 家不在城則入門詣柩前拜興拜乃變服就位哭

儀節 奔喪者將至在家者男婦各具服就次所以待奔喪者至哭入門升自西階 詣柩前拜興拜

興拜興 且拜且哭 擗踊無數 哭少間 拜弔尊長受卑幼拜弔 且哭且拜并問所以病死之故乃就東方去冠及上衣 披髮徒跣 不食 如初喪 就位哭 各就其位次而哭第二日晨興

男袒 婦女髽 至上食時 襲衣 袒所袒衣 加絰帶 首戴白布巾上加環絰腰具絰散垂其末並具絞帶

詳見初終儀

後四日成服 與家人相弔賓至拜之如初

儀節 是日朝奠時在家男婦各服其服就位哭 舉哀 奔喪者具衰絰持杖向靈座伏地哭 相弔 少頃詣所尊諸父前跪哭

又向諸母前跪哭畢幼者又向
奔喪者前跪哭一如前成服儀受弔賓客有來弔慰之稽顙拜興拜興者則哭出迎之
且拜且哭尊長
不答拜其餘否

若未得行則爲位不奠設椅子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設位哭如儀但不設奠若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奠如儀
變服亦以聞後
之第四日

聞喪儀

丘濬曰案禮記有奔喪篇家禮本書儀書儀本禮記但略舉其要耳其間次第儀節蓋已詳具家禮喪禮篇於此不復重出使人臨時考行而已然今世士大夫遊宦於外一聞凶訃心緒瞶亂平時不素講明倉卒之際豈能細考縱一閱之亦烏能因其略而遽得其詳哉今條析其儀節於後

聞訃儀節是日計至舉哀舉家男婦皆哭少頃問死者以病及終之故易服男子去首飾與凡華盛之服

披髮徒跣不食　男女哭擗無數

爲位儀節是日堂中設椅子一枚以代柩椅子前設卓子一張上置香爐香合燭臺之類各就位主人坐於位東衆男坐其下皆藉以藁主婦坐於位西衆女婦坐其下以南爲上舉哀哭不絕聲○是日具

變服儀節次日聞訃之日祖去上衣括髮散髮者用麻繩束之具絰帶首戴白布巾上加單股之絰具要絰散垂其三尺及具絞帶禮所謂婦人髽婦人用麻繩撮髮髻插竹木簪脩下服輕

者袒免服輕者皆著素服袒開上衣用布纏頭或著白布巾亦可
設奠儀節爲位之後是日即陳設蔬果脯醢羹飯茶酒之類於卓子上用侍者一人爲祝有子孫在喪側者不設盥手祝洗手

跪焚香興斟酒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祝拜罩巾舉哀自是以後朝夕日中凡三次遇朝日即盛設如在家儀

成服儀節聞訃第四日凤興各具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執杖有腰絰者絞其麻本之散垂者去環絰不用

位男位於靈位東女位於西各以尊卑爲序舉哀相弔甲幼者以次就尊長跪哭弔慰盡哀復位

受弔儀節未成服以前來弔者或門生屬吏皆可弔者入門子弟出見之揖訖賓致辭曰窃聞某親某官或隨所言

不淑何時訃至荅辭曰孤某遭此凶變蒙賜慰問以

平身賓荅拜尊長則四半禮禮畢賓退子弟送出門或少延荼湯

未成服不敢出見不勝哀感使某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人曰某親某官不淑何時訃至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荅拜主人致謝曰蒙慰問不勝哀感稽顙拜興拜興平

身賓荅拜禮畢賓退子弟送出門或少延荼湯

已成服以後來弔者入門望位哭主人持杖哭而出弔主

丘濬曰案書儀賓荅拜後有主人置杖坐元子或不設坐褥或設白褥茶湯至則不執杖子賓退持杖而送之之文今世士大夫聞喪賓弔之有設草座對客者客出不送此雖俗禮若來弔者果平日親厚之人有事相資者少留恐亦無害姑書於此至家儀節在家者聞其至各具服以俟其入衰絰持杖哭入門升自西階詣柩前哭拜興拜興且拜且哭哭擗無數拜弔尊長哭拜且弔如成服儀受弔幼拜弔就位哭就其位矣坐哭在家者皆哭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爲位設奠至家但不變服其相弔幷賓如儀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之墓者望墓哭至墓哭拜如在家之儀未成服者變服於墓歸家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已成服者亦然但不變服

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尊長於正堂甲幼於別室若奔喪則至家成服奔喪者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即行既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詣柩前哭弔拜成服就位哭弔如儀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爲位會哭四日成服亦月朔爲位會哭而除之其間哀至則哭可也乃

明會典品官禮庶人禮同奔喪○始聞親死以哭荅使者盡哀而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市朝望其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至於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東序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厥明坐哭於殯東如初四日成服與家人相弔賓至拜之如初若未得行則設位四日而變服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既葬則先之墓望墓哭至墓哭拜歸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凡奔喪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爲位會哭四日成服亦

如之皆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旣滿次月之朔乃爲位會哭而除之其間哀至則哭可也

乾學案古之仕者不出本國故聞喪得以即奔其或奉使他國而聞喪則聘禮篇末特有他國遭喪之禮亦未能即奔也後世仕宦之人非京師則四方或苦於辦裝之不時或苦於官守之拘係則經月踰時而不奔者比比有之若是則始聞喪之時不得不設位矣旣設位則不得不致奠矣旣致奠則不成服矣此理之必然而情之不容已也雖又哭三哭諸節未能如古人之具備而擗踊號泣之時其可無所憑依以致哀哉或曰古之爲位非死者之神位也且禮明言爲位不奠而今欲設位致奠不亦大遠於禮乎曰爲位而哭愚固知生者之哭位而非死者之神之書皆設椅以代尸柩則今之聞喪而設位者亦何害於禮與蓋禮有先王之禮久不行於後世矣先儒之禮猶可行於今日則設位致奠諸事未始非守先儒之禮也禮奔喪篇言自齊衰以下入門而後免麻注疏謂不至喪所不改奠之禮久則不可但不如喪之久奠温公文公亦謂喪側無人則設奠是先儒固許其奠矣今之聞喪而致奠者亦何害於禮與蓋禮有先王之禮有先儒之禮先王之禮久不行於後世矣

服也此亦據聞喪而即奔者言耳若聞喪不得奔喪則禮明言三日成服又曰若不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是不得即奔者古人無有不成服者矣今或有發哀而但易素服不服齊斬者豈不大背乎禮哉古禮所以四日而成服者以初死日襲次日小斂又次日大斂大斂訖而後成服故以四日爲期聞喪者無襲斂諸節則以始聞日初哭當襲次日又哭當小斂又次日三哭當大斂亦四日而成服今宜倣此爲制不但斬衰者當成服即齊衰以下亦當依此以戒服庶乎其合於禮也然此謂親喪之禮則然若夫齊衰以下則何如曰齊衰而爲祖父母妻長子衆子適婦則吾身當爲喪主亦設位致奠而成服可也如其爲伯叔父母昆弟從子則彼自有喪主但發哀制服而不必設位致奠或於初發哀時爲之設位致奠奠已即徹之亦可也夫喪事人所時有在他鄉而遭喪者又仕宦者所時有而儀禮開元政和諸禮及書儀家禮會典諸書固皆有奔喪之禮則取而討論之以求合乎人心而不背乎時俗固事之不可少者也愚固妄爲是說以折衷於秉禮之君子焉

讀禮通考卷第一百一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變禮二

並有喪

曾子問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注不奠殯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注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注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賓於賓謂告將葬啓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並謂父母親同謂祖父母及世叔兄弟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從啓母殯之後至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啓奠不於殯宮為父設奠但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葬柩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外孝子不得為母申哀於所次之處遂行而去所以然者若此悲哀恐輕於在殯也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於父殯宮而設奠也奠父之後孝子告賓以明日啓父殯期節既告賓賓出之後遂脩營葬父之事所以葬則先輕奠則先重者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重喪所以不奠者若營奠父事恐葬事遲晚務欲輕喪在先當葬者使其速畢故也不奠不據先葬者葬是喪之大事永離宮室不可以不奠也奠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也案崇精問

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荅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
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踊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
張子曰葬先輕奠先重古者掘墻而葬既並有喪則先葬者必不復
上以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葬先輕而後重禮成於重者
呂大臨曰古之並有喪各行葬虞之禮不相合所以致其哀所謂葬先輕後重
直謂自家遣而行之既葬然後再舉後喪耳今必不能然則在量宜處之或以
先喪前期而葬亦可行之次序自當
尊卑有序世俗之議無義不可取
吳澄曰歸於殯不須改殯爲賓蓋
告殯以啓期既啓乃遂脩葬事

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葬服斬衰者喪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疏葬母既竟不即虞祔更脩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爲虞祔也待後事者謂葬父也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葬母亦服斬衰以父未葬不得變服也斬衰但以葬爲文明爲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
黃叔陽曰此言親喪同時之禮並有父母而後葬父以葬先輕而後重尊無二上也葬即虞祔常禮也然先葬者不虞祔必待葬父畢爲父虞祔而後爲母虞祔以祭先重而後輕母厭於父也葬父以斬衰葬母以齊衰亦常禮也然葬母之時亦服斬衰以服當從重父未葬不敢變服也

雜記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

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注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同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也主人適子散等栗階爲新喪略威儀○疏殯後乃祭今不待葬後者兄弟輕殯後便可行吉祭也但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卑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所以爾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相干其虞祔則得爲之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於三月可知矣下言祭猶謂二祥祭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故云散等也祭宜涉級爲有凶弟喪少威儀故散等也至昆弟虞附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者亦散等也然者謂主人

曾子問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注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以申孝心也庾蔚之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猶若久喪亦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也謂主人支子則否者主人謂適子仕宦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宦雖不得除私服

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注謂主人也支子則否○疏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者謂喪成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未在親始重之日尚不釋中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殷言初乃爲身有君服不敢爲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爲親行私喪二祥之祭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祭

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
於後無所復追祭故曰否也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注以其有終身之憂○疏曾子又疑云已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是其為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可乎

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注言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疏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為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祭之事以證之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為禮也過時所以不追者假令春夏祭本為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追也且今年春夏雖過時至明年會應復有春夏故當時則祭過時不補前祭也

能過曰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可乎謂可以除之賢者之過也故孔子以中道苔之而遂及於過時不祭夫所謂祭蓋通凡祥禫之祭須及期耳孔氏不得其義以庶子除君服不祭當之欲以慈義蒙上文於斯有大誤焉問者各為一事孔氏乃強使為一庸非誤乎且孔氏既以為支子之禮今孔子所荅乃止云過時不祭而不云適子已行祥祭則非支子矣湛子不察而因其誤予觀於鄭氏之說蓋無有也從鄭氏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君所朝夕否 注殷事朝月月半薦新之奠也○疏君殯既訖

君無所事父母新喪故歸家以治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朝月月半薦新大事則還君所哭君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惟在家為父母治喪若父母之喪既殯而後君喪則歸君所已家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恒在君處也君薨殯後親死是君喪在前親喪在後親喪痛甚故恒居於家隆於父母也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注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疏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喪則亦往哭於君所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也鄭云既葬而歸者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而反于君所朝夕否 疏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也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秖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

曰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疏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盧氏云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日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還殯父母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注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疏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及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有闕奠不可廢其大夫尊遣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也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注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妻也

殯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于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亦同其夫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往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

既封而歸不俟子注遂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疏君喪既引在塗遂送君葬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墳既畢必在子還之後今經云既封而歸非封墳也故知封當為窆窆下棺也

胡銓曰封墳即歸不在子還之後鄭意謂子亦當速反而虞不俟封墳故讀封為窆然長子歸虞餘子封墳乃歸也封如字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

遂既封改服而往注改服括髮徙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疏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不笄纚者若尋常是吉忽聞君喪故去衽而笄纚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

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注哭于側室嫌哭殯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注雖緦必往親

胥沟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

方慤曰緦最服之輕者服之輕猶必往況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隆故小鄰最居之近者居之近猶不往況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殺故也然而三年之喪不弔則雖緦必往者非謂三年之殯矣大功以上之殯矣不弔則雖鄰不往者止謂大功以上之殯而已

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練其練祥皆行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注附當作祔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疏禮孫死祔祖今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亦得祔於祖也

方慤曰王父雖未練祥而孫得祔者以昭穆同故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疏有殯謂父喪未葬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哭于殯宮則嫌是哭殯于別室故明所哭者為新喪也

明日之朝著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而出改己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他室之位如昨日聞喪即位時也

通典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鄭記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何復服其服而往雖緦必往亦當服其服不王殯

荅曰檀弓言往哭不分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
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於功衰乃服其服也
哭他室者為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
哭也蜀譙周云禮哭于門內之右明為變位也後日之哭
既朝與其殯卒事出改服即位如初亦三日五哭也
王廷相曰並有父母之喪如之何曰記有之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也虞也
先重而後輕曰今也同葬而並奠同虞而祔祔也何如曰父母之親同也今之
法制服斬同也無厭也葬奠虞祔皆反乎古同
服而稱情簡易而便事亦猶夫行古之道也
蔡虛齋集先生提學江西時饒州府學生周鴻呈母董氏弘治十六年八月故
次年閏七月父故鴻居喪三十九个月母喪雖終父喪尚闕一十五个月況廬
墓未滿二年乞容在外廬墓私補父服先生移文曰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
及之差周鴻母喪一載繼喪父則父母之哀一時俱已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
及一切喪事俱不容不並行於外矣乃今於母喪二十七个月之外復脩父服
則是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念能遏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宜無是理也
蓋雖過厚之義實非中正之行吾所期於鴻者要在為善於獨不求甚異於人
何孟春曰宋會要寶元中王恪言父母相繼亡沒乞通持五十四
月服詔許通持服案此必父喪在母前父服將終母繼亡乃爾

乾學案詳見第三十四卷兼服篇當與此篇參考

卒於道即黃氏道有喪

曾子問曾子問曰君薨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喪其
入如之何注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椑其
餘可死乃具也○疏親身棺者天子椑內猶有水兕公椑內猶有
兕諸侯以椑為親身也其餘死乃具者謂除椑之外大棺與屬若在
家年老亦死前為之今出疆椑從年未老故大棺等死後乃具也孔子曰
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
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疏知此謂大斂者以下文如小斂故
知也案士喪禮小斂苴絰大帶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來不改故
知殯服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其首服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
之後士加素冠大夫加素弁其餘殯事亦皆具焉○疏知此謂大斂者以下文如小斂故
事亦皆具者以殯不可闕亦皆具焉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注棺柩未安不
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為已病○
疏身著疏衰是齊衰也足著菲屨菲謂蔗屨也案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
喪在外仍著麻弁疏衰故知不忍成服於外也布弁謂吉布十五升與子游麻衰
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絰者緇記云小斂環絰是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者
案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冕而葬冕是殷之祭冠明弁絰似周之祭冠故知
爵弁也杖為已病者以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未成而已杖故云為已病也入
自闕升自西階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
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疏謂毀宗廟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斂而成服
也必西階者以柩自外來如賓客然故就客位也鄭以闕為毀宗者謂毀此宗廟
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者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
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云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

也於此之時服殯服也既塗而成服者謂
行殷道也既云毀宗始云躐行先毀宗後
躐行是從內而出故云殷椁出毀宗如
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注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髽髮者行遠不
髮今著免者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著免也○疏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深衣
椁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疏入自
門不自闕也升自阼階不由西階也君大夫士一節也疏言上來從柩之儀
陸佃曰服事也言君薨大斂而入則內
且言大斂於升自西階不協子以麻為弁變於弔服蓋弁絰三麻弁絰為重皮弁
絰次之爵弁絰又次之入自闕所謂觀闕是也宗廟在庫門外雉門
內故君出疆薨入自闕大斂于阼殯于客位故入自闕升自西階
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
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注館卞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
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
而用之異於生也○疏車以南面為正則
其五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則不知以幾人矣崔氏云一人而已若在
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亦冀魄望見識之而
還也若王薨於國而復於四郊亦建綏而
周禮夏采云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是也
復其輤有裧繒布裳帷素
錦以為屋而行注輤載柩將殯之車飾曰柳裧謂龜甲邊
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謂龜甲邊
緣繒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繒則輤用赤矣輤象宮室屋其中小帳櫬覆棺者
若木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疏輤謂載柩之車有裧者謂輤之四旁有

物裧垂龜甲邊緣繒布裳帷者輤下棺外用繒色之布為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
以為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為屋小帳以覆棺也將葬之車飾曰柳者
證此經非將葬車也裧謂龜甲邊緣者覆說輤象龜甲邊緣者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
漸下裧象邊緣垂於輤之四邊與輤連體則亦非將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
輤也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
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禰廟之門
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倚
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
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胡銓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為綏繫說
此復魄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
王禮也裳用緇則輤與裧皆赤也以玄纁對耳鄭謂輤如綍飾之綍取蒨赤也
竊案大夫以白布為輤豈亦因染亦得名乎柩車飾經唯此一文則知未大斂
前車飾
亦然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
死則其復如於家注綏亦綏也大夫
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
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
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輬車入
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注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
輬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輬讀為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
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

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耳○疏下經士有棧帷則知大夫亦有棧帷但用布耳輴達名者既不用猪草染之而言輴是櫬近之義通違於下也車不易者經云至於家而說輴載以輪車鄭恐至家乃載以輴車故云明車不易也案周禮遂師職共屋車之役是大子以載柩也天子屋車與此大夫輤車其制宜同輤崇蓋半乘車之輪者輪迫地而行其輪宜卑故疑半乘車之輪周禮考工記乘車之輪六尺六寸今半之得三尺三寸也互相明者諸侯言不毀牆則大夫士言不易車明諸侯亦不易車也大夫士在路載以輪車至門亦以屋車其殯時則易之以輴也若天子諸侯載柩以屋車至門亦以屋車其殯時用輴車載柩之禮此喪從外來大夫士不合用輴故云此不耳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屋車與輪車同其屋車之形鄭注既夕禮云其車之舉狀如牀中央有棘前後各設輅轅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輻為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輤鄭又注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屋因取名焉此是屋之制也輪車之制亦與屋車同但不用輻為輪耳

胡銓曰綏亦如字大夫無為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矣

士輤葦席以為棧帷注言以葦席為屋則無素錦為帳○疏用葦席屈之以為輤帷之屋又以蒲席為棧帷圍繞於屋旁也士以葦席為屋屋當帷帳之處是無素錦為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為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為帳與諸侯同案諸侯與大夫上有輤旁有棧帷內有素錦屋今士唯云帷不云屋上所有之物據文言之葦席為屋則當覆上輤處將蒲席為棧帷按屋之四邊以障棺或可大夫既有素錦為帳帳外上有布輤旁有布棧帷則士之屋上當以蒲席為輤覆於上但文不備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方慤曰大夫以布為輤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為屋則不得用錦帳矣蒲席為棧則不得用縰布矣此皆降殺之別也

乾學案曾子問篇有入自闕之文鄭氏解為毀宗而入以闕為牆闕故於此經不毀牆之者門闕之愚竊以為不然上之所謂闕牆垣之牆而非車輤之牆此之所謂牆者牆何不竟言棧帷而以牆字代之乎且柩車至門棧帷不過脫之而已何必言毀乎合此經與曾子問觀之柩車從門闕以入而不必毀牆其義自坦然明白乃鄭氏故迂其說以解之不可信也不然諸侯大夫之喪還何闕門之不可入而必毀牆以進哉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注公所為君所作離宮別館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注復始死招魂孔子曰善乎問之也注善其問難明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為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為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舍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鮑遣問1注此云公所為君所命舍已者注雜記云公所為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人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上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為也

周禮秋官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注死則主人為之具而○疏若諸侯之君出行則以三牢之禮以相從死時除棺之外主人皆借之若臣從者死棺物皆共之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聘賓死以柩造朝是也喪用謂名此乃在館權殯還日以柩行知者少牢特豚一鼎大斂特豚三鼎之類是也

春秋文公十有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注孟氏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注堂阜齊魯之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十人以告江十人魯

卞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為請注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注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注為惠叔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注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己不視帷堂而哭注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苦女故帷堂襄仲欲勿哭注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注名盡其叔彭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注名盡其美義乃繼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公羊傳何以不言來注據齊人來歸子叔姬將而來也注荀者竹簍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荀將送也為叔姬淫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聲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録與子叔姬異

春秋昭公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君薨于乾侯

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告于廟故書至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注據癸亥得入已可知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墉下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也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

白虎通德論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為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於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

開元禮凡死於外者小斂而反則子素服衰巾帕頭徒跣而從大斂而反亦如之凡死於外大斂而反毀門西牆而入

唐會要代宗大曆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敕聞士庶在外身亡將櫬還京多被所司不放入城自今以後不須止遏

萬斯同曰古之卒於外者未有不歸殯於家者也不但古禮爲然至唐之世莫不然謂城門不可入而竟殯於郊外者此果何禮乎甚有原居城外亦不容其柩入門而寄停於別館是客死於外者生既不得返跡鄉邦沒復不得歸魂家室人子之待其親固宜如是與乃曾不爲動念也若謂柩不可入城則今之城家也何生時可入而死後不可入況死於道途尤人子之所深痛欲安吾親之魂魄正當歸殯於家儻拘於時忌而竟置之於外則與未嘗歸櫬者何異薄至親而背正禮莫甚於此必如代宗之詔柩之欲歸殯者悉聽其入城親之遭客死者必殯於己室庶乎不違正禮而孝子亦得少慰其情也

乾學案古人卒於位者大臣多賜塋京師或陪葬山陵其以輜車歸者宜安攢故宅如始死兩楹西階之殯雜記輤車入門之禮確然可考不知何以唐時止遏入城乃有大曆十四年之詔今俗忌柩不入城各府州縣皆然獨京城則否柩歸則用禮部執照許入城治

喪

政和禮喪自外至者小斂而反則子素服衰巾帕頭徒跣哭從大斂亦如之

丘濬家禮儀節補出外死者初終至哭奠其儀節皆如前詳見前喪禮製喪具入棺後即作大舉竹格功布及雨具其餘明器等物至家始備告啓期既擇定行期豫先告于死者之僚友及素相往來者啓行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

儀節就位有服者各以其服就位哭祝盥洗焚香斟酒跪

告辭曰今擇以某日遷柩就舉將還故鄉敢告俯伏興平身主人以下拜哭拜興拜興拜興

辭曰靈輀遠歸至家敢告俯伏興平身 舉哀 拜
興拜興拜興拜興
相弔 卑者皆向尊者前相向跪哭如成服儀
受弔 如奔喪儀
自後朝夕哭奠治葬發引虞祔儀節俱如常儀

乾學案古禮凡客死於外者皆返柩於家而後行喪禮初未嘗竟殯於外也今世俗皆停柩於郊外別室而行喪於家殊爲非禮之至不可以不正

明一統志蔣用文句容人洪武中以醫徵爲太醫院判歷事三朝仁宗監國用文與謇義黃淮爲輔導仁宗嘗稱其嘉言足俾治道不專以醫也扈從北上以疾卒遣中官護喪歸舁入城特恩也贈院使謚恭靖

康熙二十六年大學士宋德宜卒於位其子翰林院待詔駿業等具呈禮部爲懇請移文護送先公靈櫬入城事禮部據此察照古人有反葬之禮自漢唐以來大臣卒於位者自非賜葬京師其喪車皆還故鄉至家治喪如常儀惟開元禮則毀門西牆而入家禮儀節則由中門而入安柩於中堂微有不同然卒於外而歸葬無不還家者還家而治喪無不入城者乃近世惑於陰陽拘忌之邪說或謂城門不可入而殯於郊外者有之或原居郊外亦不容入宅而寄於別館者有之甚至守門棍蠹乘機挾詐迫逐難堪種種弊端殊堪髮指嗚呼生既不能返跡鄉閭沒復不令歸魂家室忍心違禮在喪家惑之則不孝官長禁之則不仁細民習之則不知法士大夫行之則不知禮是在明禮法以厚風俗矯流弊以

正人心者所宜亟為禁革者也又察唐會要代宗大曆十四年敕聞士庶在外身亡將櫬還家多被所司不放入城自今以後不須止遏今京師現行例凡官民人等柩歸用本部執照許其入城治喪原無拘禁俗忌夫京城且然況在外府州縣乎一應官民且然況大臣蒙恩優恤祭奠乎相應知照煩察咨文事理行令該地方有司親行護送入城到本宅照常治喪安厝幷通行直隸各省曉諭一應人民凡喪櫬還鄉不得忍心違禮務矯流弊以厚風俗凡有官員人等喪還取該地方官執照其所在城門人役毋得攔阻如仍前拘忌致干憲典未便今據前呈為此合行移咨煩為察照施行須至咨者

他國遭喪

儀禮聘禮遭喪入竟則遂也注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為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聞人未告則反○疏從此盡練冠以受論主國君或夫人世子死行變禮之事以國為體者聘君主以聘國故君雖薨而遂入關人亦不使下大夫勞矣然則大夫請行者其以賓入與

不郊勞注子未君也

敖繼公曰聘不主於嗣君使人郊勞則嫌也不郊勞則嫌君相好今君薨當就尸柩故不就祖廟不神之者以其鬼神所在曰廟則殯宮亦得為廟設筵几亦可矣但始死不忍異於生不神之故於殯傍無筵几也

不筵几注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疏不筵几致命不於廟決正聘設筵几也就尸柩於殯宮者國君雖以國為體主聘其國但聘則為爾君親受之禮也

敖繼公曰此亦受於廟不筵几者變於君親受之禮也

不禮賓注喪降事也○疏既行聘享訖不以醴酒禮賓也

敖繼公曰禮當作醴君喪則使大夫受故不醴賓以其非正主也

主人畢歸禮注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食食○疏知歸禮中兼有饔餼食亦有生致法故主人亦歸之

敖繼公曰畢歸禮者不可以己之喪而廢待賓之禮也禮謂食饔餼食

賓唯饔餼之受注受正不受加也○疏饔餼大禮是其正自饔食之等是其加也

敖繼公曰唯受饔餼者以主人雖不遭喪者亦歸之饔餼故於此受之而不辭不受饔食者則以主人有喪不宜饗食已故雖致之亦不受也受饔餼則飧亦受可知飧飧之細也

不賄不禮玉不贈注喪殺禮為之不備○疏不賄者謂不以束紡不禮玉贈之也

敖繼公曰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雖予其為辭故闕之贈者所以荅私覿遭喪則不覿故主國亦不宜贈

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注夫人世子死君為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

敖繼公曰此大夫廟受之禮即記所云者是也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為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疏此經總說上三人死主君不得受命故使將命于大夫也長衣素純布衣者長衣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為異緣以素為之故云素純也去衰易冠者謂脫去斬衰之服而著長衣脫去六升九升之冠而著練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長衣中衣深衣皆用朝服十五升布六幅分為十二幅而連衣裳袖與純緣則異臣為君斬為夫人世子期輕重不同今同用長衣練冠者接鄰國之禮不可以純凶故權制此服略為一節耳向來所釋皆是君主始薨假令君薨踰年嗣子即位鄰國朝聘以吉禮受之于廟故成十七年經書邾子貜且卒十八年邾宣公來朝傳云即位而來見踰年可以朝他國他國亦得以吉禮受之于廟矣鍾謝反

而未葬則不得朝人人來朝己亦使人受之于廟於夫人世子亦然以其本為死者來故也

敖繼公曰此遭喪亦謂遭主君喪而受之不言者可知也長衣練冠凶服變也主君喪而受之之服如此則夫人世子之喪其亦皮弁服以受與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注既接於主國君也○疏自此盡唯稍受之論聘者遭己君之喪行非常之禮事接於主國君者謂謁關人告君君使士請事是接於主君矣故入竟則遂意與上同

敖繼公曰後謂使者既行之後也云入竟則其國使人告使者而不反之以其行或有遠近故也入竟則遂意與上同

赴者未至則哭于巷哀于館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疏本國遭喪赴者有兩使一使告聘者一使告主國以其赴主國之使未至是以未可為位受人弔禮也

敖繼公曰赴告喪者之稱也哭于巷其變于赴者至之禮與其哭也亦為位奔喪曰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亦謂此時也哀于館有事而出則吉服也

受禮注受饔餼也不受饗食注亦不受加

敖繼公曰所以不受之者蓋以為主君若饗食己已有君之喪自不宜往故雖歸之猶辭而不受是亦原其禮之所由來也

赴者至則哀而出注禮為鄰國關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疏可以凶服謂主人所歸禮實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將事者謂主人所

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 唯稍受之 注稍廩食也○疏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謂米廩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廩爲稍 歸執圭復命于殯 注將有告請之事宜清淨也不言世子者君薨者既多不可闕於稍食案周禮每云稍事皆君父存亡同 子卯位不哭 注將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者案奔上下文唯言子不言羣臣與子同知如朝夕哭位故知此亦然

喪云奔父之喪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

敖繼公曰子者諸侯在喪之稱

子位在阼階上不哭者子臣同

辭復命如聘 注自陳幣至於上介以公賜告無勞○疏君存時使者復命自陳公幣以下至賜告之等今復命于殯所亦盡陳之故言辭知無勞者勞主君出命今君薨不可代君出命故知無勞也 子臣皆哭 注使者既復命子與羣臣皆哭 與介入北鄉

哭之時介在幣南北面去殯遠復命訖除去幣賓更與介前入近殯北鄉哭鄉內爲入故言與介入北鄉哭也新至別於朝夕者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今於殯前北鄉故云別於朝夕也

敖繼公曰云入者既復命則出至是乃更入重復命奔喪宜異其節也此云與介入則復命之時上介不入與奔喪云非主人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然則使介此時之哭亦在西方之中庭而西上與

出袒括髮 注悲哀變於外臣也○疏案奔喪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東面哭括髮袒于殯東是於內者于故也此使者出門袒括髮變於外者臣故也 入門右即位踊 注從臣位自哭乃踊如奔喪禮○疏案奔喪禮云括髮袒于西階東即位踊襲絰于房東此門外袒括髮入門右即位亦踊襲絰于房東此門內

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亦當襲絰于序東故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也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哀而居不

敖繼公曰自哭至踊謂其父母也哭于館哀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即皮弁吉服故不敢

饗食 注私喪謂其父母也哭于館哀而居不反○疏自此盡從之論之吉使奉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使者有父母之喪行變禮之事哀而居館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即皮弁吉服故不敢凶服于君之吉使也引春秋傳者宣八年公羊傳文使雖未出國竟聞父母之喪遂行不敢以私廢王事君使人代之可也以此言之明全彼所使之國雖聞父母之喪不反可知是以哭于館哀而居也 歸使衆介先

外者臣故也

衰而從之 注己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己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疏自此盡從之論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疏經云歸據反國時注兼云往者鄭意去時聞父母之喪不敢即反亦使衆介先哀而從之故往來並言在道路使介居前者謂去向彼國時歸又請反命己猶徐行隨之者此謂還國至近郊使人請反命君許入猶使介居前徐行於後隨介至國也君納之乃朝服者以其行聘之時猶不以凶服知此反命時亦不以凶服而服朝服如吉時反命矣出公門釋服朝服如吉時反命矣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案辭記云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明此亦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有深衣既以朝服可以著出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

敖繼公曰此別於有君喪者也經但見其未及郊之禮耳若君既許其反命則朝服而帥衆介以行也

賓入竟而死遂主人爲之具而殯 注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賓介死之事賓入竟而死遂若未入竟即反

介攝其命 注為致聘饗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君命矣以是賓死得攝其命

敖繼公曰為致聘享及問大夫之禮也初時必使上介接聞命者其意蓋慮此也與

君弔介為主人 注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為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疏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如延陵季子聘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故

鄭云親姻也

敖繼公曰君弔之已不視斂異內外臣也凡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君為之主此時其君不在故介為主人受主君之弔以此時惟介為尊故也君弔蓋皮弁服弁服矣此賓死於外雖已殯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不錫衰則惟皮弁服而已皆在他邦袒免謂此類也凡諸侯弔主人必免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 注當中奠賄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疏賓既死斂大斂不必如賓禮者不必如致飧饔餼之所歸禮與幣必以當喪者之用具謂襲與小禮束紵皮帛之類不堪喪者之用故也

敖繼公曰君弔以此時惟介為尊故也君弔蓋皮弁服弁服矣此賓死於外雖已殯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不錫衰則惟皮弁服而已皆在他邦袒免謂此類也凡諸侯弔主人必免

介受賓禮無辭也 注介受主國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疏賓禮謂公幣私幣之屬當陳之以反也

不以反也

不饗食 疏案上遭君喪受饔餼不受饗食謂不受正不受加此云不饗食介不就

敖繼公曰與私喪同亦致則受之

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 注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疏知門外是大門外者國君有三門皋應路又知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疏

敖繼公曰朝內朝在路寢庭正朝在路門外應門外是大門外者國君有三門皋應路又外經直云止于門外無入門之言明知止于大門外無朝外朝當在皋門之內朝之上

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 注卒殯成節乃去○疏當介復命之時賓之尸柩在外朝上介卒復命謂復命訖出君大門奉賓之柩送至賓之家尸柩入殯於兩楹之間君往弔卒殯成節乃去也大夫之喪自殯訖殯是喪之大節故云卒殯成節乃去

敖繼公曰卒殯謂既奠乃去也大夫之喪自外歸載柩以輴車舉柩由阼階升即適所殯

若大夫介卒亦如之 注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疏大聘上介是大夫小聘上介是士也若小聘上介士則入下文士介死中以其下文更不見小聘賓介死法故此兼言之也

敖繼公曰大夫之喪自外歸載柩以輴車舉柩由阼階升即適所殯

士介死為之棺斂之 注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疏以士介卑直具棺不具他物其士介從者自用時服斂之

不弔焉 注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

敖繼公曰斂斂於棺也上云具此云棺文互見也其異者殯與斂耳此降於賓與上介且異內外臣也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 注未將命謂俟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疏前云賓入境而死謂在路死未至國此更說賓至朝俟間之後也以柩聘享而賓在館死故即以柩造朝志在達君命則知上介國外死不以柩造朝可知

春秋宣公十有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歸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注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注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故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東門氏注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注子家歸父字壇帷復命於介注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不得親自復命故立介于位介當南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北面哭三踊而去以復命之禮若身在外奔於殯也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注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

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

穀梁傳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穀梁子曰此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于廟如賓禮既則歸而殯之于館

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

穀梁公曰於賓言止于門外於上介言造于朝文互見也

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注往謂送柩

穀梁公曰謂賓送上介已見於大夫介而言也不言君弔其在既殯之後乎是亦降於賓與上介也

周禮秋官掌客賓客有喪惟勑稍之受注不受饔食饔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勑給牛馬稍人稾也其正禮飧獲饔餼餼主人致之則受○疏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資給故受勑稍也飧獲饔餼主人致之則受者以正禮故受之也若饔食加主人致之亦不受也遭王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注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餼當熟者腥致之也○疏主人有喪不忍煎烹腥致之也

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謂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

檉聞君薨家遣墠帷注墠地曰墠將袒踊故設帷哭君成踊注踊辟踊也禮必袒踊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踊成三日五哭踊之禮禮臣為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暮哭踊三日朝哭踊暮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反命乎介注因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為上介以士為衆介自是走之齊注士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

左傳哀公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注弔為楚所伐及良而卒注良吳地將以尸入注聘禮若賓死於館造於朝介將命○疏聘禮鄭注云未將命謂侯間之後也此謂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間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竟內依禮唯可以尸而入殯於賓館不合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上介芋尹云以尸將事者以吳人不納故芋尹引禮深以辨之杜以傳有以尸將事故引聘禮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以釋之其實貞子未將命也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絶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藏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宋史章頻傳頻為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送至白溝

讀禮通考卷第一百三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臣秦蕙田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內閣史總裁徐乾學

變禮三

嫁娶遭喪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注吉日取女之吉日）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家亦使人弔（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注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注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注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注請請成昏）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注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疏以夫婦有兄弟之義故云不得嗣為兄弟必待已葬者葬後哀情稍衰始兼他事不待

踰年者不可曠年廢人昏嫁也壻免喪之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於己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己故也

陳澔曰不得嗣為兄弟者言縱此不得為夫婦也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亦親之之辭不曰夫婦者未成昏嫌也

羅欽順曰陳澔集說謂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若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取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其謬也安有昏姻之約既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邪蓋弗娶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毋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澔之集說未為無功於禮但小小疎失時復有之然害理傷教莫此為甚

徐師曾曰有父母之喪而不嫁不娶孝也除喪而嫁娶禮也且議昏而至納幣請期則夫婦之倫定已久矣乃為有喪而改易可乎壻除喪而別娶非義也女除喪而改適非貞也若謂恐其失時又何以弗敢嫁娶為禮乎壻之三年而後嫁娶則既失時矣曷若曷若曾議之為便乎人情事理皆有未安削之可也

乾學案此章之文羅解為善至於改娶改嫁之說注疏已然不獨陳氏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布深衣縞總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將葬之父母死則女反女在塗而女始喪未成服之服

注奔喪服期○疏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之衣服嫁服者士妻緣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士昏禮女

次純衣即禒衣也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將葬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髮齊衰三年今既在塗故為父母同皆期卒為母亦三年今既在塗故為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

徐師曾曰壻父母死則女改服以奔喪

女改服而反其家不可奪喪而成昏也女反時皆服布深衣縞總而期蓋女子在室為父三年父卒亦為母三年已嫁則期今既在塗則非在室故服期亦除喪而成昏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注不易以吉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注復猶償也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注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疏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不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深衣於門內之次女入大門改其嫁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家為位哭也然曾子嗚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禮畢乃哭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與大功及期異也此文據壻家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上文女聞壻之父母喪未除

即改服今入門始改服故云不聞喪即改服也昏禮重於齊衰以下者案禮運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此熊氏之說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于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復是反覆之義故為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後豈不酬償更為昏禮乎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也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公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祫而祫志云昭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練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為重昏禮是生人燕飲為輕喻明也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喻輕也

黃叔暘曰此亦可疑夫親迎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視舅姑與廟孰為輕重豈有舍成昏見舅姑與廟之重而遂改服即位以哭其輕喪者乎且除喪不復昏則將苟合而已乎恐亦非孔子之言也

通典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尼為子娶黃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周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汪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準女在塗之禮齊衰大功三月既葬可迎婦案禮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卜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全於在塗也除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沒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持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衽席之接故當歸葬於夫家此非可否之斷乎

已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禮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即位哭又齊衰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御矣何琦駁江許議曰夫正名者理道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祀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遣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方之在塗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關於古

而通於今議是也

〔開元禮〕娶妻有吉日而壻之父母喪則壻之伯叔父使人致命於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受命而不敢嫁壻既免喪女父母使人請之壻弗取然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喪亦如之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女素服縞總以赴喪其衰服與婦之禮同也壻除喪之後東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壻親迎未至而有周大功之喪則夫改服於外次婦人改服於內次即位而哭既虞卒哭壻入東帶相見而已不行取昏之禮

〔朱子語類〕問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恐亦有礙開元禮除喪之後東帶相見不行初昏之禮趨喪後事皆不言之何也朱子荅曰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除喪而後東帶相見始入御開元之制必有所據

〔呂柟禮問〕曲沃楊祖曰友有娶妻於他縣者女在塗而友之母死如之何先生曰女奔喪而不反夫則居廬於喪除喪而後昏禮也今子之友奚爲也曰婦居喪於室夫居廬於墓曰善哉可與幾禮矣

時祭遭喪

〔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注不敢尊越猶躐也紼輓車索○疏私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之前屬紼於輀以備火災今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紼輀車索者以停住之時絚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輓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既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荅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躐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案禮卒哭而祔練而祥於廟此等爲新死皆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

之意以爲既祫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祫祫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當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案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甚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

徐師曾曰下二句當爲疑經若謂不敢以卑廢尊則宗廟亦是尊者何爲獨祭天地社稷乎喪在殯宮無可致齋又安可釋衰服衣祭服乎縱天地社稷之祀不可廢則使大宗伯攝之可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注既陳謂風興陳饋牲器時也○疏知既陳謂風興陳饋牲器時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也既不當祭時明是祭前陳饋牲器也下文日食太廟火牲至未殺則廢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其喪事重故也嘗禘宗廟之祭皆在其中社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

乾學案嘗禘郊社天子自爲祭主而曰天子崩何也謂將祭而驟崩邪抑使人代爲祭主耶古者大祭無遣人攝行之理若將祭而驟崩無扶病入祭之理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侯吉也○疏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感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不得純如吉禮理須降殺侑勸也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酢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盡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尸入三飯之後祝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吉唯行此禮而已郊社亦然者案王制云唯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何謂商之意葬時郊社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案王制云唯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何謂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自當辟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啓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啓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爲越紼也惟嘗禘宗廟侯吉者謂爲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侯時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注亦謂鳳興陳饌牲器時也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注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疏上有天子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謂諸侯五祀亦如天子五祀也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案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者也

陸佃曰天子言嘗禘郊社五祀諸侯略諸侯也大夫益略不得名祭

陳澔曰自薨至殯自啓至反哭皆率循天子之禮者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五祀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後而祭社稷五祀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

黃叔暘曰此與上文皆有可疑夫天子崩君薨皆以變之至大者也臣子服斬衰三年以事之至大者也社稷五祀之祭特吉禮之輕者爾今舍其全大而行其所輕何歟且天子崩君薨既殯而即祭但殺其禮至既葬而漸加焉又何歟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先儒已有疑之者矣而況於五祀乎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齊衰以下行也注齊衰異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注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無服則祭注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疏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歷序齊衰大功者以孔子云廢者有九故歷序九種之事也此大夫之祭是據宗廟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主人酌酒酳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獻尸尸酢主人主人又獻祝及佐食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又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畢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長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奠祝及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注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此小功緦麻兼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上廢則知內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夫為貴妾緦麻之屬皆不祭孔子見曾子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為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辨外內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輕親申情也

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士祭祖禰而死者已雖為總祖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然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為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已為小功熊氏云亦廢祭皇氏云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案經云總不祭據總為文似不關小功故鄭以總服解之皇氏横加小功其義非也方慤曰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為多此重輕之別也

喪服小記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注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疏所以然者已係嗣烝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也

應鏞曰祭吉禮也喪凶服也凶服不可行吉禮子為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為重故寧奪母服而不敢廢祖父之祀也

儀禮喪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乾學案此烝嘗禘於廟乃言喪畢祔主入廟之後注疏及雜說並見五十二卷

而不服於四時之祭無闕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也猶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割損年月蚤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烝嘗所以重宗廟也且宮中有死者三月不舉祭傳發於緦麻三月之章天子諸侯周大功皆降而不服何緦麻之有乎誠亦儒者之迷誤也

公除祭議東晉成帝咸和七年虞潭上表云今之諸侯服其親皆與士同無復降殺大宗之家喪服累仍若皆不祭是先人之享嘗永爲有廢（或難曰士獨非孝子也荅曰士賤不得申其意也）臣謂三月之後禮情漸殺若非父母之喪當通內外服踰月既葬可祭宗廟博士通議宜如潭所上會事未及施行咸康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潭有嗣子喪既葬依令文行喪三十日至十二月十日公除遂預蜡祭徐藻議云古無公除吉凶之服不可相干故緦不祭今既公除吉服而行則可吉祭今既吉服無事不可而大事反可闕邪若以心喪爲疑者則出母子爲父後得以含悲而祭矣又禮有死宮中三月不舉祭齊衰之禮三月不從政意者雖速公除猶宜待滿三月又問同宮之喪而未葬雖公除可以祭不荅曰公除不祭本與於外喪耳若同宮之喪雖未葬此不可也○宋庾蔚之謂公除是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若公家無齊禁則其受弔臨靈及私常著喪服豈得輒釋凶服以執吉祭乎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祭恐此非祖禰之所享也兄弟別居便爲外喪未葬公除而可以烝嘗未之聞也

緦不祭議晉荊州刺史殷仲堪問禮文如是此指釋有緦麻服而猶得祭者也當不普言新喪之親於所祭者邪別駕庾叡功曹滕悛主簿劉恬荅曰尋禮文當是指

明有緦服可以祭耳不以新喪之親於所祭者有服爲疑今世中傳重者而有從祖小功之服服既除恐不得以二祖服近而不祭也○宋庾蔚之謂殷庾釋文句甚允但未統立言大意記所明重其已與神交而不終外喪尸殯不在此可得少申其事故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內喪小功緦麻外喪齊衰以下行特爲己與神交故隨輕重各有所行又云士之所以異緦不祭者如大夫有小功緦麻皆廢故鄭云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又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者言所異於未與神交時有此則外內之喪通廢士卑故也言有始末義統有本尋禮者多斷取義不辨己與神交之異故申之云

乾學案仲堪所問禮文當是曾子問篇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二

句

宋書禮志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禮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今禮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禮詳正太學博士江邃索朗徐道娛陳珉等議參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領祠部謝元議以爲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爲安輒重參詳宗廟敬重饗祀精明雖聖情罔極必在親奉然苟曰有疑則情以禮屈元所稱述於義有據請如元所上詔可

孝武帝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司奏四時廟祠吉日已定遇雨及舉哀舊停親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禮官博議於禮爲得遷日與不博士江長議禮記祭統君之祭也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其儀鄭玄云君雖不親祭禮無闕君德不損愚以爲有故則必使人者明無遷

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謂不宜改日太常丞陸澄議案周禮宗伯之職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爲此謂在致齊祭事盡備神不可瀆齊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則使有司攝焉晉太始七年四月世祖將親祠于太廟庚戌車駕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雖非人故蓋亦天咳也求之古禮未垂周制案禮記孔子荅曾子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無可廢之道也但權所爲之輕重耳日蝕廟火變之甚者故乃牲至尚猶可廢推此而降可以理尋今散齊之內未及致齊而有輕哀甚雨日時展事可以延敬不愆義情無傷正典改擇今日夫何以疑愚謂散齊而有舉哀若雨可更遷日唯入致齊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顧和啓南郊車駕已出遇雨宜遷日更郊事見施行郊之與廟其敬可均至日猶遷況散齊邪殿中郎殷淡議曾子問日蝕太廟火牲未殺則廢縱有故則使人清廟敬重郊禋禮大故廟焚日蝕許以可遷輕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鼷鼠食牛改卜非禮晉世祖有司行事顧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見其當時之宜此不足爲準愚謂日蝕廟火天譴之變廼可遷日至於舉哀小故不宜改辰衆議不同參議既有理據且晉氏遷郊宋初遷祠並有成準謂孟月散齊之中遇雨及舉輕哀宜擇吉更遷無定限數唯入致齊及侵仲月節者使有司行事詔可

五年十月甲寅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廟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獻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所以有喪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以元適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

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謂不應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猶不繹況於太子妃乎博士司馬興之議夫緦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繹春秋明義又尋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猶云殯葬之間權廢事改吉芬馥享祠尋此語意非使有司無服之喪尚以未葬爲廢況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尋禮文下準前代不得烝祠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緦不祭大功廢祠禮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未山塋未從權制則應依禮廢烝嘗至尊以大功之服於禮不得親奉非有故之謂亦不使公卿行事右丞徐爰議以爲禮緦不祭蓋唯通議大夫以尊貴降絕及其有服不容復異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君不得齊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準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塋謂烝祠宜廢尋蔚之等議指歸不殊闕烝爲允過卒哭祔廟一依常典詔可

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司奏晉陵國以王三卿主祭應同有服之王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禮記云所祭者亡服則不祭今例與不博士顏僧道議禮記云所祭者亡服則不祭今晉陵王於衡陽小功宜依二國同廢太常丞庾蔚之議緦不祭者據主爲言也晉陵雖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闕祭之限衡陽爲族伯緦麻則應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胤未知疏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嘗祠至尊諒闇

之內為親奉與不使下禮官通議伏尋三年之制自天子達漢文愍秦餘之弊於是制為權典魏晉以來卒哭而祔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鄭玄云唯不敢以卑廢尊也范宣難杜預段暢所以闕宗廟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生者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為吉祭緦麻之喪於祖考有服者則亦不祭為神不饗也尋宮中有故雖在無服亦廢祭三月有喪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內必宜親奉者則應禘序昭穆而今必須免喪然後禘祫故知未祭之意當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二喪兩期之中並不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發公服雖釋純哀內纏推訪典例則未應親奉有司祇應祭不為曠仰思從敬竊謂為允臣等參議甚有明證宜如所上詔可

南齊書禮志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昏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祔備行昏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

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祭於寢不同於廟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右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衰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簠簋充庭情深於恒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從之

通典梁武帝天監四年安成國稱欲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為宜待王妃服除親奉盛禮

唐書禮樂志古者廟在大門內秦出寢於陵側故王公亦建廟於墓既廟與居異則宮中有喪而祭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祭外喪齊衰以下行之

通典大唐元陵之制未殯遇夏至祭皇地祇禮官議停祭時監察御史張朔牒禮儀使伏準遺詔皇帝已聽政合告郊廟所司祭地祇無文合廢又案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又案春秋杜預注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今禮儀使牒引祠令諸饗廟官有總麻以上喪不得充饗官此蓋指私喪不足為今日之證請更參詳報禮儀使報來牒稱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者謹案曾子問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鄭玄注云郊社亦然則五祀之與郊社之祭同也來牒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與鄭玄所云郊社亦然之義乖也又案曾子問上文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下文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孔穎達云以初崩哀戚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也既殯哀情殺而後祭也又云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此言無事時則祭有事時則廢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已後未啓以前為無事故王制云越紼而行事紼者屬於龍輴謂殯時所設也今百官成服準祠令諸祀齋之日乎明赴祠所又開元禮云祀前七日受誓戒散齋四日

致齋三日散齋之內不得弔死問病致齋之內唯祀事則行其餘悉斷若或違此則非爲祭所以崇嚴潔也今若斂髮赴廟則嚴潔之道於是乎廢也成服而行則祀典之文可得而踰也且哀戚之殺大斂孰與夫自啓凶穢之甚總麻孰與夫斬衰未殯之時非謂無事扱衽之祭可謂不遑況皇帝即位未告太廟哀慼在疚未許聽政如何告太祖以配北郊乎參詳古今實難議祭也

唐書盧邁傳將作監元亘攝祠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帝疑其罰下尚書省議邁曰案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期喪齋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忌日不受誓者雖令忌日與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今攝祭特命也亘以常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抵罪

宋會要建隆二年六月二日昭憲皇太后崩太常禮院請準禮例合停太廟時享俟山陵畢復舊從之

宋史禮志太宗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許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受誓戒之前準禮天地社稷之祀不廢詔下尚書省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奏以許王薨謝去郊禮裁十日又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參且至尊成服百僚皆當入慰有司又以十二十三日受誓戒案令式受誓戒後不得弔喪問疾今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全爽禮文百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違令式況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爲大宗於朝廷爲冢嗣遽茲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慼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實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惑況祭天之禮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差降請以來年

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眞宗景德三年正月乙卯孟享太廟其日以鄆王外攢
改用辛酉○四年七月以莊穆皇后祔廟權停孟享
英宗治平元年就景靈宮之西建殿以奉仁宗御容署
曰孝嚴親行酌獻每歲朝謁如奉眞殿儀（奉眞宗御容之殿）有期
以上喪則命輔臣攝事
神宗之嗣位也英宗喪未除是歲當郊帝以爲疑以問
講讀官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對以不當慶珪又上奏
曰臣等謹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
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
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
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
周公稱商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
尼荅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
而云諒陰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
既葬而服除諒陰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
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代君嗣位或仍
前郊之年或別自爲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
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又自漢文以來皆即
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
一千眞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
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圓丘臣等伏請皇帝將來冬至
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
可廢詔用景德故事
王博文傳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改適韓氏及博文在

朝謂子無絶母理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爲非禮

〔二程全書〕禮言唯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旣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宜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荅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廢今人居喪與古人異百事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禮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太重雖不以卑廢尊若旣葬而祭之宜亦可也

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張子曰居喪廢祭禮有緦不祭之文方喪之初雖功緦如何可祭又豈可三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旣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當服祭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祭罷反喪服至如古者卒哭練乃祔似有喪服入廟之禮然今則不可須三年除喪乃祔

呂大臨曰人事之重莫重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如此

宋史禮志〔高宗紹興七年祀明堂於建康以徽宗之喪

太常少卿吳表臣援熙寧故事謂當時英宗喪未除不
廢景靈宮太廟之禮翰林學士朱震以為不然謂王制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孰謂三年之喪
而可以見宗廟行吉禮乎吏部尚書孫近等言案春秋
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杜預
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常祀自當如舊又熙寧元
年神宗諒闇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廟之禮今明堂大禮
已在以日易月服除之後皇帝合享太廟所有鹵簿鼓
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

乾學案宋史朱震傳言徽宗未祔廟太常少
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
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
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眞宗居明德皇后喪
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
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
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待從臺諫禮
官參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
大饗明堂傳文所載如此與志文稍異故并
錄之以備覽

三十一年以欽宗之喪用元祐故事前期朝獻景靈宮
朝享太廟皆遣大臣攝事唯親行大享之禮禮畢宣赦
樂備不作

朱子曰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哀不
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
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

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
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有所未安
竊謂欲處此義者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一一
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事不免墨衰出入或
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
廢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
衰常祀於家廟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三虞之後
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爾若神柩猶在而以百日為
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

吳澄曰朱子謂卒哭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墨衰常祀於家廟案古服不可以接神況墨衰乃世俗非禮之服豈可服之以祀家廟且喪禮卒哭而祔之後直至小祥方有祭當容中間又於四時祭日而特祀凡筵者乎此說亦與家禮不合蓋一時未定之言也

朱子語類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諸事故并祭祀
亦廢今人諸事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朱

子曰亦須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
排列祭物使主祭者拜若百日之後從伯叔兄弟可
代行以孫行之亦得○喪三年不祭蓋孝子居倚廬
堊室只是思慕哭泣百事皆廢故不祭耳然亦疑當
令族人攝祭但無明文不可考耳○問喪三年不祭
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
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
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分居喪底
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古人緦麻已
廢祭祀恐今人行不得○問居喪月朔殷奠薦新及
歲時常禮合舉行否朱子荅曰薦新告朔吉凶相襲
未葬不可行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代行可也四
時之祭既葬亦不可行韓魏公所謂節祠亦如薦新

行之○問妻喪未除服當祭否祭宜何服朱子荅云恐不當祭熹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日用深衣凉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節祠見韓魏公祭式○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于靈至慟

何基與友人書伏承示諭以亡者之故欲輟春祭此在曾子問士緦不祭謂主祭者已身有緦服則不當行祭也又曰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鄭注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以已身於舅有小功於舅之子及從母昆弟有緦然在所祭者而言於是死者皆無服又皆外服也神明之情自無阻也則已雖有服是私義也何可以已之私義而廢祖先正統之常祀也此於不可祭之中而有可祭者焉固不得而屈也若今之亡者在主祭者已身則謂之堂弟之婦固無服阻礙而上自二代言之一謂孫婦有緦麻一謂親子妻有大功於死者分明有服又皆內服也冥冥之間必無安焉享祭之情則已雖無服可祭是私禮恐亦難以已之私禮而通祖先必享之情也此於可祭之中而有不可祭者焉又不可得而申也二者其義固一無可疑也若疑一代廢祭而餘代并廢者蓋自三年及齊衰大功而下其例皆然不復分別豈不以四代精神則一祖祔合高禰祔合曾祔合不分則難以獨享歟

嘉定十七年閏八月理宗即位大享當用九月八日在寧宗梓宮未發之前下禮官及臺諫兩省詳議吏部尚書羅點等言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始講明

堂之禮至今遵行稽之禮經有越紼行事之文既殯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且紹熙五年九月在孝宗以日易月釋服之後未發引之前慶元六年九月亦在光宗以日易月釋服之後未發引之前今來九月八日前祀十日皇帝散齋別殿百官各受誓戒係在閏八月二十七日即當在以日易月未釋服之內乞下太史局於九月內擇次辛日行禮則在釋服之後正與前史相同乃用九月二十八日辛卯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享太廟遣官攝事皇帝親行大享禮成不賀度宗咸淳二年權工部尚書趙汝暨等奏今歲大禮正在先帝大祥之後臣等竊惟帝王受命郊見天地不可緩也古者有改元即郊不用前郊三年為計況今適在當郊之歲既踰大祥之期圜丘之祀豈容不舉於是降

禮以十一月十七日款謁南郊適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陰交蝕遂改來年正月一日南郊行禮太常寺言皇帝既已從吉請依儀用樂其十二月二十九日朝獻景靈宮三十日朝享太廟尚在禫制之內所有迎神奠幣酌獻送神作樂外其盥洗升降行步等樂備而不作

金史貞元元年十月有司言太后園陵未畢合停冬享及祫祭從之

續文獻通考章宗明昌二年時孝懿皇后梓宮在殯太傅徒單克寧薨章宗欲親為燒飯右諫議大夫張暐奏曰仰惟聖慈追念勳臣恩禮隆厚孰敢不勸太祖時享尚權停若為大臣燒飯禮未有安乃止

元史大德九年太皇太后崩有旨冬至南郊祀事可權

明太祖實錄洪武九年五月乙丑將有事於方丘適晉
王妃之喪命翰林學士宋濂考古制以聞濂對曰案王
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喪服傳云
宮中有喪三月不舉祭既葬而祭宋真宗時有內喪太
常禮部言準禮宜祭天地社稷神宗時當郊而喪未除
帝以爲疑講讀官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以爲不當廢
夫郊社之禮國之大祀聖人所重雖三年之喪亦不敢
廢示有尊也然之

程敏政集李賢行狀聖烈慈壽皇太后崩孟冬享太
廟適大喪禮未終上以問公公言宜俟釋服後庶人
情事理兩安上曰微卿言幾舛於禮

孝宗實錄弘治四年九月甲戌朔乙卯日睿皇后崩值
秋享工科給事中王詔言禮有喪不祭祭則移日請俟
釋服行之雖不果行然議禮者不能屈

世宗實錄正德十六年禮部奏七月初一日孟秋時享
太廟恭遇武宗皇帝梓宮在殯案禮宗廟之祭不以喪
廢唯先期致齋鴻臚寺免請升殿太常寺止具本奏知
至日樂設而不作從之

嘉靖十四年正月鴻臚寺奏本月初十日值祭祀期雖
大行莊肅皇后喪然祭爲重請令百官暫服青緑錦繡
將事四十五年歲暮大祫隆慶元年孟春時享太廟以
世宗喪禮尚在二十七日之內禮部題準照弘治十八
年例暫遣官行禮樂設而不作免升殿奏祭祀齋戒之
日上於喪次致齋陪祀官俱暫免

隆慶元年二月祭先師孔子及朝日壇歷代帝王以梓
宮在殯議準照弘治十八年例免請升殿及傳制令太

常寺具本奏知仍各遣官行禮樂設而不作致齋之日
照天順八年例上具黃素袍翼善冠百官具淺淡色服
朝參陪祀執事官至期仍各祭服行禮本月祭太社太
稷議準仍請上親祭餘並同前例

邵寶喪禮雜說喪三年不祭古之道也今之爲烝嘗禘何以入於廟或謂今之居喪與古人異辛罕之後略倣杜氏之說於主則衰於廟則墨其亦可也噫是何言歟今之居喪與古異者人自棄之非有所禁而不爲也不求勉於此而徒欲并廢於彼如之何其可也且晉於殽之役子墨衰絰遂墨以葬文公得罪於萬世大矣況墨以廟祭乎然則何而可功衰祭於主深衣薦於廟

王廷相喪中祭祀說三年之喪祭乎曰記有之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故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三年之喪不祭於廟禮也然則時祭遂不舉乎曰大夫以下可以宗人攝之也天子諸侯之喪其臣皆衰服三年雖欲攝誰爲攝吉凶異道不得以相干也曰後世王者喪以日而除祭不亦可乎曰既吉矣雖祭亦可也曰攝之何如曰大夫士未葬五服無除者故祭可廢也既葬則緦麻可攝矣既練則大小功可攝矣既祥則期可攝矣宗子非喪主除服而祭常道也喪主非宗子持喪而不與於祭禮也曰杜預以衰服祀於几筵墨衰祀於宗廟亦可乎曰祭吉禮衰凶服也廢三年之祭可乎曰宮坤四禮疑居三年之喪而祭不緩於居喪宗子之父母相繼沒繼之承重而祖沒則祖宗不輕於父母奉祭不緩於居喪宗子之父母相繼沒繼之承重而祖沒則廟門九歲扃而四世不毀食如之何其可也若子權之○祠堂之祭不可代以他人節序興思豈忍絕乎奠獻祖宗重於父母即易墨衰而祭可也或殺禮而

祭可也若有同堂期功則以期功代之不飲酒不享餕

乾學案遭喪不祭固禮之大經然而人有貴賤之別神有內外之分喪亦有內外之異則又不可以無辨大夫自大功以上廢祭士自緦麻以上廢祭則天子諸侯之絕期者唯三年之喪始廢可知也他若死於宮中三月不祭原爲士禮言之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雖不指言何人然上文兩節皆指卿大夫將祭而遇喪則此亦卿大夫之禮可知也此貴賤之別也天子未葬得以祭天地五祀諸侯未葬得以祭社稷五祀則大夫之立三祀士之立二祀者皆未葬而得祭可知也然天子之祭五祀注疏言冢宰攝行則自士以上皆不

得親祭又可知也蓋外祀可攝而內祀必不可攝故古人寧輟而不祭此內外之分也大夫之外喪齊衰以下皆祭士之外喪死者無服皆祭則天子諸侯而遭外喪皆不廢祭可知也乃注疏釋大夫之外喪指為異門釋士之無服又指為外親則何也外親無齊衰大功之服則必異門可知也此又喪之內外之異也降及後世唯天子之禮廟堂時或議之卿大夫以下則鮮有議及之者蓋其時喪不成其為喪祭亦不成其為祭故無可得而稱述也程子之言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可也今人百事如常奈何獨廢祭善哉言乎然欲從俗而竟背乎古則人情亦有所不安張子有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準情度禮此為得其衷矣

讀禮通考卷第一百三